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夢補
第四十六回 開綺筵豪飲賽清歌 抱錦綉分房還故寵

話說黛玉在蘅蕪苑要與寶釵講話，原因聽了雪雁告訴上一夜在襲人屋門外聽見寶玉在裡頭說的話，並他們前日兩個在雪雁屋裡的事，知道寶玉向來脾氣是這樣的，叮囑雪雁不許多嘴。不但嗔怪襲人，反動了個垂憐之意。來到寶釵處，見探春、湘雲同在屋裡，未曾提及，等他們走了，便向寶釵道：「襲人進來有兩三個月了，萎萎蕤蕤的縮在我屋子裡，連話也沒有一句，瞧他的光景也怪可憐。先前服事他二爺這幾年也還實心，可惜錯走了一步，橫豎這一個不理論這些，不如依舊到怡紅院去，同晴雯、紫鵑一樣的伺候，姊姊以為何如？」

那襲人出嫁這件事，是寶釵恨氣勸過他的，後來寶釵回生，知道襲人嫁到蔣家又退了回來，甚悔先前，不該勸他趕緊走這條路，如今進來住在瀟湘館當差，連這裡也不見他常來走動。

想到他許多說不出的苦處，甚難為情，惟暗地裡打聽他的光景，亦無可如何。難得黛玉發心說出這句話來，倒替襲人感激，便道：「我也有此意，妹妹既然疼顧他，是極好的了。」黛玉道：「還有一句話，我瞧你的鶯兒頗有忠心，人也穩重，何不一同收了他？」寶釵笑道：「林姑娘膠木之恩，怕他屋裡的人太多了呢？」黛玉道：「我有膠木之恩，莫非你無江沱之悔嗎？」

寶釵道：「可惡鶯兒這東西，先前在園子裡頭，見了這一個一般說笑不避，如今反是冷冷兒的臉，輕易不肯上前，我也猜不透他是什麼緣故。」黛玉道：「你不解這緣故，我倒和你說了罷，這是他的餘怒未消。」寶釵道：「他怒什麼？」黛玉道：「你不知道，他為的是……」黛玉說到這裡，又一笑住了口，便道：「咱們講正經，鶯兒這件事須得要去回太太一聲。襲人等他病好了，叫過怡紅院去，只當沒這件事，誰還來理論這些？只算咱們兩個人瞞官法度乾了這節事。」寶釵笑道：「按律治罪，你是個起意的，我該為從減等。」黛玉坐了一會自走了。講到鶯兒竊聽剛才的話，心上雖感黛玉為人公平，只因寶玉這一走，待姑娘如此薄情，卻不願做他屋裡人，又想捫躬守義，原要同姑娘死活在一處，如今不允這件事，少不得有走散的日子；況且，寶玉待女孩兒們再沒得說的了，難道比這裡還有好的地方？心上盤算了一會，也願意了。

再講寶玉，出了蘅蕪苑，性急要聽王夫人認的乾女兒是那一個，在路上再三根問探春，探春早知細情的底細，便和寶玉說明。一路閒話，到蓼風軒，老婆子回報：「妙師父打發人來請姑娘說話去了。」寶玉道：「四妹妹到了妙師父那裡，未必就回來，咱們瞧那大姊姊去。」說著，便往紫菱洲來。湘雲道：「我從小兒到如今，再沒有像今年和邢大姊姊住的久了。來喝了林姊姊的喜酒，接連下去，竟沒空兒回家，瞧這園子裡頭，比先前熱鬧了許多，該是興旺氣象，就沒這些敗興的事蹦出來了。」探春道：「到年不過兩個來月，這兩個月裡頭熱鬧的事正不少呢，你過年也別回家了。」湘雲道：「就怕我孀娘打發人來叫。」探春道：「那怕什麼，只說老太太留你在這裡，你孀娘家裡也不是一定少了你這個人。」寶玉聽得高興道：「我就想咱們這幾個人在這園子裡玩一輩子，史大妹妹再別回家。」

「湘雲截然無語，探春瞅了寶玉一眼，寶玉自知說話有病，也便默默。」

一時到了紫菱洲，見岫煙一個人在屋裡做針黹，連忙站起身來讓坐，敘了幾句閒話。湘雲道：「三姊姊久不與邢大姊姊下棋了，今兒何不手談一局？」說著擺開棋枰。探春、岫煙對奕，寶玉與湘雲坐在旁邊靜看，座中寂然，只聞枰間落子之聲。

院外一陣風來，吹得簷馬叮噠作響，寶玉心中想道，好了，起這個風信該作冷了。探春道：「二哥哥，你先回去穿衣服罷，我們這一局也快完了。」

寶玉因探春催他，便起身出了紫菱洲，路上遇見四兒，手裡拿了一件大毛衣服，急急走來。寶玉問道：「你那裡去？」四兒道：「奶奶到老太太屋裡去了回來，瀟湘館奶奶留住吃晚飯，天氣忽然冷了，叫我去拿大毛褂換呢。」寶玉同了四兒一路行走，見四兒還穿著小毛羊皮坎肩，因向四兒問道：「你替奶奶拿了衣服，自己為什麼不換一件穿上。」四兒道：「我不冷。」寶玉又問四兒道：「奶奶待你怎麼樣？」四兒道：「二爺待我們寬厚，自然奶奶也疼顧我們的。」寶玉道：「我叫你到舊時住的地場去好不好？」四兒一扭頭，斜眼睨著寶玉，臉上一紅才說道：「我是要在蘅蕪苑服事奶奶的，鶯兒姐姐又要出去了。」寶玉忙問道：「鶯兒到那裡去？」四兒道：「二爺假裝不知嗎？」寶玉道：「我真個不明白。」四兒笑了一笑道：「二爺自去問他。」寶玉見四兒這一笑，心裡倒有些疑惑起來，還要向四兒根問，不覺已到了瀟湘館門前，二人便進裡邊。

寶玉先去了看了襲人的病，然後到黛玉屋裡，笑道：「太太認的人，你們都不肯和我講，我問三妹妹，已經知道了的。」寶釵道：「誰來瞞你呢？你也在同年裡頭留心，招一個好姊夫，叫老太太歡喜歡喜是正經。」寶玉道：「湊巧有一個人在我肚子裡，只等太太那裡認下了，我就通一句話過去，他那裡自然央媒來說親。」黛玉道：「太太那裡後兒就要擺酒唱戲，還請媽媽過來喝喜酒呢。且講出你肚子裡的人來，年紀可配得上？」

相貌可看得過？」寶玉道：「又是同年，又是世交，年紀也在二十以內。論相貌，卻不算出眾。」寶釵道：「別十分醜陋，叫鴛鴦姊姊抱怨。」寶玉道：「就和我一個樣兒，先要請問二位奶奶，可抱怨不抱怨？」寶釵、黛玉都笑道：「別聽他胡謔，沒有這個人的。」寶玉道：「你們說沒有這個人，我老實告訴了你們罷，扳了咱們的親，討老太太的歡喜，不用說，連我也補他的情了。我說的不是別人，就是甄寶玉。」寶釵問道：「你為什麼要補他的情？」寶玉笑道：「不是張家姑娘同林妹妹兩個人，甄寶玉都去求過親的？兩回都被我奪了來，可不該補他的情嗎？」寶釵道：「才說你胡謔，可不是真的！他們扳親，難道不細細察聽？況且，甄太太也到咱家裡來過，他們的老婆子也常來走動，說是太太的乾女兒是使女出身，甄家就願意嗎？」寶玉道：「你們不知道，裡頭有個緣故，因為甄寶玉親事屢說不成，前兒把他年庚叫張鐵嘴排了一排，說定親到不要人家親生女兒，須得如芝草無根，醴泉無源的，來歷、出身貧苦的姑娘，螟蛉到這一家的，才是姻緣，可許和諧到老。甄家最聽信張鐵嘴的話，這裡有了一點口風，甄家就來求親。」黛玉道：「你雖是那麼講，再別先在老太太跟前說話，倘事不諧，倒叫他老人家心裡不舒服。」寶釵道：「妹妹說的話很是，我就不信甄家當真沒處去定出一頭親事來了。」黛玉笑道：「姊姊，我問你一句話，你未曾選陽之前，倘張家姑娘已受了甄寶玉的聘，張家定要把你送到甄家去，你到底去也不去？」寶釵道：「我也要問你，兩村先生來說媒，你孀娘作主允了，你還從不從？」黛玉道：「我是不相干，已經跳出三界外的人了，怕什麼？」寶釵哼了一聲道：「你跳出三界外的人，為什麼又跳進這園子裡來，想是你願修行是甄，不願修行是賈的。」黛玉便笑著站起身來和寶釵廝鬧，道：「什麼真的假的，倒要問問你這位張家小姐。」寶玉忙把兩個人拉開道：「別再鬧真的假的了，留寶姊姊在這裡，端整什麼好東西請他？」黛玉道：「沒有好東西呢，就是照常的菜，叫廚房裡添了兩樣，不知弄些什麼來。」當下送上杯箸，三個人一同坐下，點景用了幾杯。酒飯畢，敘談一會，寶玉便問寶釵道：「你的鶯兒到那裡去？」寶釵還不理會這句話，道：「左不過在園子裡頭，他到那裡去呢？」黛玉道：「好快的耳報神？」寶玉聽出話中有因，便涎臉挨近黛玉身旁，叫聲「好妹妹，你知道的，告訴了我。」黛玉臉上一紅，把寶玉推開，便借話取笑他道：「鶯兒是要送他到太太那裡認乾女兒去了。」寶玉道：「你們倒一樣說的藏頭露尾的話。」

正說著，見鶯兒提了燈來接寶釵回去。寶玉瞧了鶯兒一眼，便笑問鶯兒道：「你不在姑娘屋裡伺候，要到那裡去呢？」鶯兒只當沒有聽見，並不理著寶玉。寶釵、黛玉忍不住，大家一笑。寶釵出了屋門，又回頭向寶玉道：「你在這裡，晚上細細問林妹妹罷。」寶玉站起身來道：「你們不肯明白告訴我，我問晴雯、紫鵑去。」說著，連忙趕上寶釵同走。寶釵在台階上站住了，叫丫頭「掌燈，送二爺到怡紅院去」。裡面黛玉笑應道：「在這裡點呢。」當下五兒提了一盞紅紗燈，趕上寶玉，一同出了瀟湘館，分路各自走了。黛玉等五兒回來，問了幾句話，也就安歇。次日無事，書中少敘。

到了後天，薛姨媽早就同了寶琴、香菱過來，因是園內便門，先到了瀟湘館。才坐下，釵、黛二人已從賈母、王夫人處請安回

來。黛玉道：「我才與姊姊說，媽媽同妹妹們就該來了，老太太早在那裡吩咐。」薛姨媽道：「我們也不坐了。」說著，一同起身，出了瀟湘館。正走間，聽得後面有人叫道：「姨媽、姊姊們等一等，咱們廝跟著走。」薛姨媽回頭，見是湘雲同他丫頭翠環，只聽笑語之聲，急急趕來。薛姨媽道：「慢些走，我們在這裡等呢。」話未完，湘雲已到跟前。一路敘話，出了園門，來到賈母處。見邢、王二夫人、尤氏婆媳、李紈、鳳姐、探春、喜鸞、四姐兒一眾人先已到了，便向賈母、王夫人道了喜，然後彼此相見讓坐。賈母便問：「親家太太為什麼不來？」薛姨媽道謝。

只見鴛鴦已妝扮得珠圍翠繞，居然繡閣千金，叫林之孝家的挑了兩個小丫頭進來給鴛鴦使喚。早上在王夫人屋裡供了南極、西池，與王夫人行禮，又在賈母前磕了頭。此時卻與邢夫人、薛姨媽見禮，不免推讓一會。各人的賀禮觀儀早已備送，以次姑姊姊俱係平輩相見。寶玉一早出門拜客回來，忙到賈母處叩頭道喜，然後在王夫人跟前照樣行了禮，便恭恭敬敬向鴛鴦叫了一聲「姊姊」，作了四個揖。賈母笑道：「底下也像你玉釧妹妹，替他招一個好姊夫，我也歡喜呢。」賈母一句話，說得鴛鴦臉泛桃花，只得把頭垂了下去。一面薛姨媽道：「老太太調教的人，出來果然比眾不同。我瞧鴛鴦姑娘滿臉的福氣，將來自然有一位好姑爺配他呢。」賈母道：「姨太太知我的心。我有什麼調教，就為我老的越發記性不好了，全靠他在跟前提醒我一點。瞧這孩子，人還本分，心地也明白。想我已八十以外的人了，將來我故世後，就不把他配一個小子，也沒有對頭好親事，可惜糟蹋了這孩子。我要把他認在身邊，礙著寶玉姊妹們倒壓下一輩子去了，又使不得；不如拜在你姊姊身邊，做個乾女兒，送他飛上高枝兒去，算替我成全了這個人。一時我還離不開他，等把琥珀、翡翠這幾個人領了起來，能接手他的事情了，才放他出去呢。這會兒不過應個名，托你姊姊的福，定下一頭親事，再不怕有人起什麼壞心了。」說著，又向王夫人問道：「鴛鴦家裡還有他娘老子沒有？」鳳姐忙答道：「他老子金彩，在南京看房子，兩口老子都死過的了。有他哥子金文翔兩口子，現在裡頭當差。」賈母道：「你們多給金文翔幾兩銀子，將來不許他們去走動，別教他妹子丟臉。」王夫人和鳳姐都應了一聲「是」。鴛鴦聽了賈母的話，想起先前鉸下頭髮，立定主意等老太太天年後自尋一個了結，不想這樣抬舉他起來。人想衣裳花想容，世間那有有福不願享的人？轉想到主人養如此操心，直同恩撫兒女一般，不但不覺歡喜，禁不住心上一酸，兩行珠淚直滾下來，怕人瞧見，忙把臉兒背轉，用手帕拭乾。

獨有邢夫人觸起前情，自覺慚愧。等賈母眾人用過早膳，起身推病告辭，自回去了。賈母滿屋子裡瞧了一瞧，向李紈道：

「迎丫頭偏碰著他家裡有事，要後天才來呢。你兩個妹妹是愛熱鬧的，為什麼今兒不來呢？」李紈道：「因為嬌娘身子不爽快，他們走不脫身，過一天就要來呀。」賈母又道：「四丫頭早上在這裡，為什麼就走了？」

正說著，只見惜春同了妙玉、蓮貞進來。妙玉先向賈母稽首，然後見了王夫人，挨次辭行。賈母並不留心到妙玉臉上，王夫人因早知這件事，向妙玉仔細瞧了一瞧，帶笑說了惜春幾句，也不究問根由。又向蓮貞問道：「這位小師父倒像有些面熟，幾時進來的？」蓮貞便向王夫人行了個全禮。鳳姐笑道：

「太太不認得他了？他就是芳官，

先前住在水月庵，如今到妙師父那裡沒有幾時了。」王夫人聽了鳳姐的話，便叫丫頭去拿了兩匹綢子來給芳官。

蓮貞當著王夫人，不好推卻，勉強受納。當下蕊官、藕官拿了戲目上來，見了蓮貞，彼此一笑，並不搭話。蓮貞想，他們舞衣歌扇，老此齷齪場中。幸我回頭，不為馮婦。

乃妙玉見戲班裡上來點戲，起身告辭道：「奶奶、姑娘們都在這裡，我也不到各處去了。」說著，同了蓮貞回去。惜春送他們出了園門，轉身進內，陪賈母、王夫人聽戲。蓮貞帶了兩匹綢子，心想先前太太成全了我，今日行此一禮，乃因報德摳衣，非為乞恩屈膝。受此尚來者何用？行至沁芳橋上，便要將綢匹撩入河中。又轉念道：「毀壞綾羅，也是罪孽，只得帶回庵內，留著送給柳家的了。

這裡賈母處席終戲散，王夫人約定尤氏婆媳明日早來。寶釵因時候還早，拉了尤氏到他屋裡去坐坐，蓉哥媳婦先自回家。

黛玉留下薛姨媽同寶琴、香菱要回瀟湘館去。寶釵拉住黛玉道：

「媽媽先要睡覺，琴妹妹和香菱同了媽媽去，你同三妹妹、史大妹妹陪珍大嫂子到我那裡說說話。」黛玉只得隨著他們到了蘅蕪苑，才坐下讓茶，寶玉也趕來道：「你們不言語一聲兒，悄悄的都在這裡，叫我找個難。」說著，便向尤氏道：「後兒妙師父進院，大嫂子可去送不送？」尤氏道：「我和他沒有什麼交接。」

寶釵接口道：「正是有句話要問大嫂子，四妹妹要去住櫳翠庵，你可知道？」尤氏道：「我是怕沾污了他的清白身子，如今不敢去親近他。他也沒有和我提起這句話，就是他的丫頭入畫的娘，昨兒進來纏住了我，說他女兒也是改志的了。自從裡頭出去，給他說婆家不願意，死活賴在家裡，幾回要把頭髮鉸下去當姑子。如今聽說四姑娘要進櫳翠庵，他還要去伺候，沒法兒求我和四姑娘說一聲。倘不許他進來，只有尋死一條路。

你們都知道，頭裡撞入畫，有多少人勸他不聽，我也不犯著再去碰這個釘子。」黛玉道：「據我看起來，如今找四姑娘講去，這個人情倒一定准的。」尤氏道：「那麼著很好，就求二奶奶去行個方便。」寶玉道：「我明兒和四妹妹說去。」尤氏坐了一會，起身道：「我要走了，明兒再來鬧你們。」於是眾人各散。次日仍在賈母處，又唱了一天戲。寶玉切記入畫之事，就在席上告訴了惜春，果然許他進來。

過了一天，黛玉便叫人去傳了柳家的來，吩咐他在太虛宮備六席素面。林之孝家的伺候出門，叫外面去套齊車輛，妙玉的行李及一切動用器具，已陸續進去。飯後約在庵中會集，一眾奶奶、姑娘們，還有各人隨身的丫環、老婆子，都到了櫳翠庵，一同起身送至太虛宮。看妙玉、蓮貞拈香拜了警幻仙子，然後拜謝眾人。又同到各處瞻仰一會，看至妙玉塑像，已非舊時面目，查問起來，知是妙玉自己塗壞。惜春笑道：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著塵埃？妙師父還是天花著身者。」妙玉聽了，自愧參悟不及惜春。黛玉一眾人都在殿上，五兒、四兒拉蓮貞到房裡去瞧了一瞧，怕外邊叫喚，不敢停留，便同蓮貞出來。

不多時，用了午齋，各人起身作別。妙玉、蓮貞送至門外，黛玉們上了車自回榮府。妙玉住在太虛宮，因裡邊院宇寬大，又叫林之孝家的回明裡頭，把園裡玉皇廟、建摩庵散出去的小尼姑、道姑揀了十幾個，招進去同居，共修正果，書不細表。

再講黛玉與寶釵商議，擇定吉日送鴛鴦、襲人進怡紅院去。

那一天就在怡紅院擺酒，喚了清音，邀集團中諸姊妹，又邀了鴛鴦、玉釧、平兒。眾人陸續來到，湘雲先開口道：「晴雯姑娘同紫鵝姑娘的好日子，聽了一天清音，今兒又是清音。清音班倒成了姑娘們的老主顧了，不知底下還要唱幾回清音呢。」黛玉道：「就是你嘴快，知道了，一個人放在肚子裡，嚷的什麼？」

話未完，鴛鴦、玉釧也到了，大家讓坐，敘談一番，卻去瞧了瞧屋子。鴛鴦道：「先前這個所在，老太太使我走動的回數不少，如今好久沒來，倒像屋子也改了樣子了。」玉釧道：「我還記得太太叫我送荷葉湯來走了一會，後來好像沒有來過。」又笑道：「二哥哥如今不再像頭裡那麼淘氣了呢。」寶釵道：「也難說，趁他的高興。」湘雲問道：「為什麼不見二哥哥，那裡去了？」鴛鴦道：「早上在老太太屋裡，說要到襄陽侯府裡拜壽，想被他們拉扯住了。」黛玉瞧著鴛鴦微笑道：「他倒不專為去拜壽，怕還有正經事，又到一個地方去了。」寶釵也是一笑，眾人卻不理會。

當下清音開了場，黛玉見鴛鴦來了，單不見襲人，便叫五兒去同了他來。一面對湘雲道：「史大妹妹，你這張嘴是沒關攔的。襲人到了，再別和他取笑。」湘雲點首。一時襲人進來，見了眾人，自有一種羞澀之態，侷促難安。眾人亦恐說話間有不留神之處，未免傷觸了他，不過淡淡的兜搭了兩句。紫鵝過來把襲人拉到自己屋裡坐下。

接著，寶玉同了平兒一路說笑進來，大家讓坐，問道：「為什麼這會兒才來？你們兩個人在那裡碰著了同來的？」平兒道：「珍大爺送了一本修葺祠堂的工料帳來，還有外邊送進來的太虛宮、四局裡頭支銷帳，我幫著奶奶查對了一會，寶二爺就進來，等著我同來的。」黛玉道：「你們奶奶倒肯放你嗎？」平兒笑道：「我們奶奶還叫我來問奶奶，為什麼不去請他？停會兒來鬧席

呢。」說著又向慶齡、遐齡道：「你們為什麼總不到我們那邊去逛逛？師父也太管的嚴了。」話不多時，老婆子們已上來調排桌椅，裡邊擺了兩席，又叫他們在翻軒底下靠欄杆東面擺兩席。湘雲道：「酒燙熱了就端上來，咱們喝酒聽唱，白坐在這裡幹什麼？」李紈笑道：「就是他性急，再沒聽見客人先催酒的！」湘雲道：「正是，你們別裝愁。大嫂子的蓮花落酒，也該還還席。」眾人都笑道：「底下別再想大嫂子作東，饒是白擾了他，還送他這個美名。」當下各人就坐，並無推讓。湘雲道：「再沒有像這樣爽快的了。我就怕陪老太太同席，拘拘謹謹。前兒這兩天戲看得我好不舒服。」黛玉道：「敢仔老太太不在跟前，趁你的高興兒，愛怎麼就怎麼！」一時裡面坐定，外邊平兒、晴雯、紫鵑、鶯兒、襲人、麝月、秋紋、素雲、侍書、彩屏，當下晴雯又拉了翠縷、小螺。黛玉往外一瞧，便去拉了平兒進來道：「外面人多了，你來同咱們坐。」

接著清音班上來點曲，便把戲目放下，先執壺與各人斟酒。

斟到外邊桌上，叫了一聲「乾媽」。湘雲聽見，忙向外一瞧，慶齡正站在晴雯面前斟酒。湘雲笑道：「恭喜晴姑娘，早就做了媽了。」晴雯笑臉微紅，向慶齡腮邊輕輕的擰了一把道：「都是你們胡鬧，惹出史大姑娘的話來了。」又向湘雲道：「姑娘剛和我們取笑算什麼呢！」黛玉接口道：「再沒有雲丫頭這張嘴討人厭。」湘雲道：「你是聽了老太太的話，要圖舒服，怕做媽呢。」席上哄然一笑。黛玉道：「等明年咱們都到他家鬧去，少不得有翻冤的日子。」

一面講話，聽唱了《訪素》、《踏月》兩套。湘雲道：「剛是哼哼唧唧的聲音，不耐煩聽他。慶齡去叫他們開一套闊口。」

「慶齡道：「唱大淨的嗓子疼，不能唱曲。」寶玉道：「那麼叫戲班裡的人來，他們是走得轉的。」便叫老婆子去，不多時大淨葵官進來，各人面前請了安，就站在湘雲跟前。湘雲道：

「葵官，好好的唱兩套曲子給咱們聽，走了板眼是要捶的。」葵官忙去入座，開口唱了一套《山門》，又接唱一套《掃殿》。

一面湘雲又要行令射覆，黛玉道：「你才聽了兩套大淨曲子，好比大碗的酒，大塊的肉解過你的饑了，這會兒閒情逸致，令興又發。勸你擱了這條子罷，怪惱人的，誰去弄這個！」湘雲道：「不行令便撻拳，三拳後，勝贏家過拳，輸家唱一支崑曲。他們的笛笙鼓板現成，不會唱曲的叫他們代唱，會唱的不准代。」眾人聽了都說，這倒公道。便推湘雲出手，湘雲一伸手就找鴛鴦。鴛鴦道：「史大姑娘，怎麼先找起我來？」湘雲道：「你還叫我史大姑娘，先罰一杯。」便叫翠縷與鴛鴦姑娘斟酒。當下撻了三拳，偏偏湘雲輸了。眾人都道，盼他輸了拳，咱們好聽崑曲。湘雲不等人家催他，叫遐齡吹笛，接了鼓板過來，開口唱了一支「蝴蝶呵」。慶齡道：「闊口最難，史大姑娘好嗓子，我們班裡唱淨的那裡趕得上來。」寶玉道：「史大妹妹愛唱大淨曲子，先前偏就把葵官分給他，再沒那麼巧的。」

「一面鴛鴦向岫煙對手，鴛鴦輸了後拳，叫他們代唱。岫煙又找了玉釧，以次而及黛玉、寶釵，輸了因無外人，都自己隨便唱了一支。席上鶯聲燕語，翠舞紅飛，呼姊喚妹之聲，與叫二猜三之韻，徹於怡紅院外。

獨有襲人，心想自己此時仍得與晴、鵑等並住怡紅院，人逢喜事精神爽，合當開懷，奈思前算後，似有一團鬱結在胸，難以消化之處。和他們坐在席上，意興索然，只得推病向眾人道：「我身子疲倦，要歇歇去呢。」晴雯知他的東西還在瀟湘館裡沒有拿過來，便道：「你到我炕上去躺躺罷。」襲人起身走上台階，晴雯笑道：「睡便去睡，別像在雪雁屋裡。」鶯兒問道：「在雪雁姊姊屋裡怎麼樣？」紫鵑知道這件事，便瞧了晴雯一眼，道：「鶯姊姊，你別聽他的話。」鶯兒還向晴雯根問，晴雯忍不住要笑，道：「他在雪雁屋裡，就像你今天晚上在你自己屋裡一個樣兒的。」鶯兒還怔怔的想了一回，道：「我不明白你的話。」眾人都理會，惟麝月已聽出話來，瞅著鶯兒只是笑。半晌說道：「你儘管慢慢想去，到了明兒，包管你就明白了。」

話未完，只聽裡邊探春道：「外面姑娘們為什麼喝的能雅靜？」晴雯接口笑道：「他們裝新的裝新，作客的作客，不像奶奶、姑娘們那麼高興呢。」於是晴雯鼓起興來，各人也撻戰了一會，天已晚了，各席上並翻軒下掛的燈，一齊點起蠟來。

湘雲嚷熱，叫翠縷去拿小毛衣服換上。李紈道：「這天氣太暖了，怕要蒸下雪來。」寶玉道：「半仙閣前的紅梅都開了。我天天在這裡盼下雪，老天老天，快快下一場雪就好。」寶釵道：「諸葛孔明在東吳借得東風，大破曹兵百萬。風可借，雪也借得，可惜如今請不來一位孔明先生。」岫煙道：「四妹妹就算得一個女諸葛，何不求他去一借。」惜春在袖裡占了一課，算準長至前三日有一場瑞雪，便道：「二哥哥，你們盼雪我就借一場下來。」寶玉問：「幾時可有？」惜春道：「遲了日子不算為奇，要借便借在冬節前。」寶玉道：「那麼請老太太到半仙閣去賞梅，咱們大家樂一天。」湘雲道：「四妹妹果然有這樣神通，賞梅酒席之費，攏共算我的。」惜春道：「正是這樣，冬至前沒下雪，我便作東賞梅何如？」探春道：「咱們是腳踏兩頭船，不用掏腰總有吃喝。」寶釵道：「誰的東都沒要緊，倒要瞧瞧四妹妹的本領。」黛玉悄悄向寶釵道：「你不信，這東道雲丫頭要輸呢。」

一時清音班裡鬧起絲弦鑼鼓來，各席上洗盞更酌，又暢飲了一會。湘雲站起身來，叫翠縷掌燈，道：「少陪你們了，留些量在這裡做『消寒會』。」眾人看他步履欹斜，舌音（舌延）（舌單），今兒又喝得大醉了。黛玉便叫門外伺候的老媽子掌了燈，同翠縷送史大姑娘回去。湘雲步下台階，眾人送他也不理會，還唱的「醉熏熏眼花，被旁人笑咱。行過了碧峰尖，早來到山門下」。連清音女孩子都笑道：「史大姑娘醉了。」李紈道：「咱們也該散了，別盡仔鬧下去。」當下用飯盥漱已畢，各自起身回去。

這裡晴雯、紫鵑都說：「鬧了這一天，我們都乏了。聽鍾上的點子，也該歇的時候了。不知二爺到那一位姑娘屋裡去歇？」晴雯又笑道：「二爺還該先進襲姑娘屋裡，今夜可再沒人來打你們的岔了。」那知襲人已經閉門安歇，晴雯道：「如今鶯姑娘不能把二爺推倒怡紅院外頭去了。」說著，便同紫鵑送寶玉到鶯兒屋裡，又來拉了鶯兒進去。晴雯、紫鵑轉身出來，拽上屋門，一路嘻笑，各自回去。

鶯兒屋裡早炷上安息甜香，湯壺茗具一切安備停妥。鶯兒背著燈遠遠站在錦■子旁邊。寶玉拉他坐下，道：「怎麼常見面的人重新生分起來？你可記得在這屋子裡給我打梅花絡子的時候？」鶯兒道：「如今倒記得的。」寶玉道：「聽你的話，莫非頭裡竟忘了？為什麼到如今又記得呢？」鶯兒臉上一紅道：「見了這屋子自然記起來了。」寶玉道：「你說你姑娘有幾件好處，果然不錯。可惜我先前沒有細細領略。如今第一樣，他身上這般甜靜可愛的香味兒就沒了。」鶯兒道：「這是張家姑娘不服冷香丸的緣故。」寶玉道：「你為什麼不服冷香丸？」鶯兒「撲嗤」的一笑，道：「這是姑娘醫病的，我服他怎麼呢？」寶玉道：「你服了這個，一般像你姑娘有這樣好處了。」鶯兒聽了寶玉這句話，羞臉微紅，把頭低了下去。一時鬆扣寬衣，少不得如晴雯輩共試橫陳之樂。

次日起身，鶯兒到寶母、王夫人處磕了頭，又往各處去走了一走。襲人只在瀟湘、蘅蕪兩處與黛玉、寶釵磕頭。黛玉叫他坐了，才說道：「我有幾句話和你講。」襲人聽了，料黛玉此時定有一番嚴飭，心上怔怔的，忙站了起來。黛玉笑道：「不為別的，就因二爺如今伺候他的人多，有時候倒沒人伺候了。」

一時要穿起那一件衣服來，不知那件衣服揀在什麼地方，找也沒處找。你同晴雯是向來經由慣的，鶯兒、紫鵑是生手。我派你同鶯兒管二爺夏、秋衣服，晴雯、紫鵑管春、冬衣服。比如出門要穿什麼，二爺在我這裡，這裡打發人去告訴你們，就拿了出門衣服到這裡換上，回來又在蘅蕪苑奶奶那裡，自有蘅蕪苑的人去告訴了，把出門的衣服換下，拿去收拾。我叫人把二爺的四季衣服箱子都抬了過去。講到吃飯，他玩高興了，連飯也可以不吃的。這裡估量他在那邊吃了，那邊又道他在這裡，歸根兒一處也沒有著落。如今叫廚房裡替另備了二爺的一桌飯，二爺在那裡，就叫那裡的人去傳飯，也責成你們四個人留心，到擺飯時候，打發人到廚房裡去問一聲，二爺的飯發到那裡去。

倘廚房裡回報没人去傳過飯，即刻到園子裡各處去查問了，再傳你們的飯。這樣定了一個章程，你們伺候的便有個頭緒。至於別的事情，也要你們留一點子神，別叫他放縱了。自然，你們各人也都知道，不用我囑咐這些話。晴雯、紫鵑幾個人，我也要告訴他們。」

話未完，門外老婆子們報：「蘅蕪苑奶奶來了。」早有小丫頭打起簾子，寶釵進來。黛玉見他已換上衣服，一面讓坐，便問：「姊姊那裡去？」寶釵道：「我們都不知道，四妹妹就是送妙師父那一天，他回來已悄悄的挪到蘅蕪庵去住了。昨兒他在我們跟前

說起，今兒早上知道，來邀你同去走一趟。」黛玉道：「姊姊就在這裡吃了飯，邀雲大妹妹同去。」寶釵道：「我是飯吃過了，這時候為什麼這裡還不見擺飯？」黛玉道：「因是剛才和襲姑娘多說了幾句話，所以遲了些。」於是，黛玉便把吩咐襲人的話，和寶釵講了。寶釵道：「原該這樣的，是你想的周到。」黛玉回過臉來，見襲人還站著，便道：「你也該回去吃飯了。」然後襲人轉身走出，自回怡紅院去。這裡雪雁端茶送了寶釵，春纖、五兒兩個伺候黛玉用飯已畢，換了衣服，四兒、五兒跟著寶釵、黛玉，徑往紫菱洲來。

岫煙、湘雲也正要到櫳翠庵去。寶釵笑問湘雲道：「夜兒回來，半山亭可打塌了沒有？」岫煙道：「我回來的時候，他早已酣入醉鄉的了。」說著，出了紫菱洲，又去邀了探春。不知眾人到櫳翠庵見了惜春怎樣光景，且看下回分解。